



不归路

刘宏波◎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不归路

刘宏波◎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说明

随着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反映法律与犯罪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越来越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足够重视。因此，这类文艺作品长时间缺乏科学的界说和艺术探讨。1981年9月，作家魏军在北京文艺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并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简称“中国法制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概念和文艺理论学科，并由他发起创办成立了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三十年来，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为推动法制文学理论研究、繁荣法制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8年在原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的支持下，由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并会长魏军同志发起，经中国法学会批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于2009年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法律与文学交叉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同时，也为加强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的建议、建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开拓了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全民普法教育的渠道。

针对如何引导中国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坚持“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正确方向；在中国法制文学作者队伍中，建立一个意境高远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导向；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尊重艺术规律，发现和培养新人；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与时代同行的好作品；探索中国法制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发行等产业的新思路、新模式，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际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之后，于2009年11月3日至2010年9月3日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复评、终评，大赛圆满落幕。

为集中展现“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的优秀创作成果，我们特遴选出5部获奖作品，组成“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隆重推介出版。这些作品从主题立意、表现手法以及题材开拓，都有新的艺术追求，这无疑是令人可喜可贺的，相信定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期盼以此书系抛砖引玉，催生更多更好的中国法制文学作品面世，不断地推动、繁荣中国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以法制文学作品独有的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透视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届大赛得到了上级主管单位中国法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还得到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文艺报、人民公安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文化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社等媒体和出版单位的大力协作，在获奖书系即将出版之际，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2011年3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偶遇·····	1
第二章 黑白之分·····	7
第三章 人为财死·····	19
第四章 书香·····	33
第五章 刺杀·····	41
第六章 惊天大案·····	51
第七章 波澜·····	65
第八章 殊途·····	71
第九章 拨云见日·····	83
第十章 谋算·····	87
第十一章 较量·····	107
第十二章 谋事在人·····	119
第十三章 回家·····	133
第十四章 错爱·····	141
第十五章 曲折路，坚强心·····	147
第十六章 爱的真谛·····	165
第十七章 胜利的曙光·····	177
第十八章 年轻的女刑警队长·····	207
第十九章 黑卧底·····	217
第二十章 为了爱情·····	233

第二十一章 一封匿名信243

第二十二章 剪不断，理还乱271

第二十三章 回归爱.....279

第二十四章 落网295

第二十五章 心痛301

第二十六章 一具骷髅311

第二十七章 抉择333

尾 声.....345

第一章 偶遇



易北冰站在萧山山顶的望天阁上，极目远眺。

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所有的同学都在四处寻找可以为之奋斗的机关单位，希望事业有成，为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位，把自己二十几年的青春年华与学识，化成一张张雪白的纸片，投入到绿漆斑驳的邮筒，少者一二十封，多者四五十封求职信，天南海北，工农渔副，惶惑中有些期待，紧张中透着兴奋。由此四年一轮回，不知何处来，又向何处去，他年又何为？易北冰冷眼看一切，除了同样焦虑以外，多了一种人生的悲凉，一种渺小的无助。

他喜欢黄河，喜欢那种自由向前的奔放畅快与力量，无拘无束。来到北方这个省会城市读书，就因为黄河，因为《沁园春·雪》中那种北国风光的大气天成与豪迈，他希望南方小镇长大的他，胸怀能像草原般宽广，内心又如竹林般优雅。但四年太快，他来不及细想以后的岁月，就要茫然面对陌生的世界，他还没想好。

内心孤独又无比坚强的他，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寄希望于千篇一律的纸片，他要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

易北冰才思敏捷、温文尔雅，与大学同学蓝梅情深意笃，产生了美好的恋情。到了后来，两人毕业不久走进了婚姻殿堂，生有一女，但所有的美满与幸福，都在和易北冰的表弟王劲的偶遇后发生了改变。

此时，易北冰的女朋友蓝梅正在到处找他，蓝梅找不见他，知道他又去了黄河边，去了那棵他们早已知道有多少根枝条，多少片叶子的柳树下。顺着青青的田埂，她慢慢走到了易北冰身边，静静地靠他坐下，顺着他的目光，一只水鸟上下翻飞，蓝天白云，轻风徐徐。夕阳西下，晚霞映照，半边黄河都变成了一种红彤彤的暖色，多美啊！

两年了，蓝梅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傍晚，看了多少次夕阳，她已熟悉了这样的悠然岁月、花月书香，但以后，她还能不能陪他一起？易北冰感受到蓝梅坐在身旁的气息，轻声问道：

“你的简历投出去了没有？”

“没有，我来问你，你去哪，我去哪。”她答。

沉默了好一阵，他又问：“你父母昨天不是刚走吗？你也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去江汉一所私立学校教书。”

“那所学校的校长是我妈的高中同学，当年念书时还坐一张书桌，她很欢迎我去她那儿。”

“那你怎么又来问我？”易北冰转脸看着蓝梅。

“我一人去有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打算？说出来。”

“我还没想好。你父母给你找到了工作，你就去吧，别人想去还去不了，不要管我。”易北冰双眼紧盯着眼前的波涛，皱紧双眉。

“你怎么这样说？”蓝梅急了，像要哭出来，推了易北冰一把。“你去哪，我去哪，我去江汉教书可以，但是你也得去江汉，不然，我也不去！”

“那怎么行？”易北冰声音低沉，但心中也暗自高兴，由衷感激蓝梅的真情。“我父母都是普通人，不认识一些能帮上忙的人，你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工作不好找。”

他说的是真心话，她对他的感情，足以让她放弃一些原定的计划与设想，但他要对她负责，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人生最关键的几步，求学、工作、婚姻，现在面对人生的重大时刻，他不能太自私，让蓝梅为了他放弃原本光明的前程。

他要为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考虑。不然，以后的某一天，她也会为当年的轻率而后悔，有了稳定的基础，才会有成熟的感情。他比她要多一份理智。

“反正你不去江汉，我也就不去。”蓝梅眼睛里闪现出爱情的光芒，她深深地为自己的爱情感动着。“好不好嘛，你陪我一块去？大不了我让我妈给她同学说说，把你也招下，和我一起当老师！”小女生调皮撒娇的模样，是她制服易北冰最管用的办法，往往这时候，他都会像个大男人一样，宽宏地笑一笑，顺她的心意。

“你知道，我是最不喜欢当教师了，这样吧，我陪你去江汉。”

“太好了！”蓝梅一跃而起，趴在他后背上，咯咯咯大笑起来，惊起近处两只吃食的水鸟，扑腾腾飞了起来，掠过头顶，扇落下点点水珠，滴在蓝梅欢笑的俏脸上，映日生辉。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傍晚，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易北冰送给她的一首诗涌上了心头：

“明月照星汉
大河出荒原
静夜奔流急
萧萧碧水寒
晨钟破晓雾
铁桥跨中山
一歌千古绝
九曲又连环
堤柳绵百里
落木随波远
雁阵滩头落
北归又隔年”

与老师同学的道别是伤感的、落寞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就像时时飞过天际的小

鸟，掠飞的身影，化做成一条无形的轨迹，湛蓝的天空中，只剩一个黑点在上下跃动，就像易北冰、蓝梅此刻的心跳，难有恒定的节奏与频率。远目所踪，不知何处而去，只有淡似不见的两三朵云彩，似愁思，似欣喜，似风中的躁动，似变幻未定的青春的前程。大学的日子短暂而美丽，终究须道别。

两天后，易北冰和蓝梅一起回到了蓝梅的家乡江汉市，到了蓝梅的家，见到了蓝梅的父母。蓝梅父母对易北冰非常客气，热情地招待他。知道易北冰从未来过江汉，便让蓝梅陪他在江汉市各处游玩了几夭。之后蓝梅才去学校报了到。蓝梅的父母想帮易北冰寻找工作，但都被易北冰婉言谢绝了。

蓝梅的学校在城东，距家很远，坐公交车的话要一个多小时，上下班高峰期塞车的话，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到达。蓝梅想着和易北冰单独相处，便说了些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之后，征求父母同意，向学校要了间宿舍。但她一直没有住，只是中午休息时待一会儿，晚上下班后一直住在她和易北冰在校外租住的一处两居室里，两人开始了其乐融融的生活。但随着时光流逝，易北冰坚持不住了。他不想找工作替人卖命，做生意又没资本，整日无所事事，不知该去哪里，多少次都想回家乡看看，但都被蓝梅阻拦住了，怕他一去不复返。最后蓝梅从一个同事那里，找到一个让易北冰还能接受的工作，养鹿。

易北冰是个心气很高的人，按理说让他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成天和动物打交道是委屈了他，但易北冰却好像乐然受之，心态情绪仍似平常一样淡然，安心负责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虽然只是个饲养员，但只要和心爱的人同处一座城市，他已经很满意了。蓝梅也时常在工作之余前来看他，这样的状态，更加使他们觉得自己爱情的脱俗与伟大，并在强烈的愿望驱动下，筹备起了自己的婚礼。蓝梅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要嫁给一个鹿场饲养员，心里多少有些不甘与不情愿，但在蓝梅无怨无悔的爱情的坚持下，他们也同意了女儿的选择，只是考虑到具体情况，他们不赞成成为成家花费巨资，而是希望他们先创业，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两人结婚一年后，蓝梅生下了女儿易杨，易杨的到来，给易北冰、蓝梅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易北冰是个有心人，他在养鹿的过程中，不断了解鹿的习性，不出一年，他在养殖方面已成了专家。鹿场老板是个江西人，姓柴，他的生意还有服装和工艺品，看到易北冰踏实能干，又有很高的品质与素养，便大胆地将养鹿场交给易北冰打理，根据双方协议，易北冰不仅能得到较高的薪酬，还能在效益好时拿到分红。鹿场虽然不是太大，但五百多万元资产，还是让初出茅庐的易北冰感到异常兴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柴老板能将几百万的生意放心交给他，无疑对他是一种巨大的认可与信任，仅凭这种赏识与信任，他也得将生意打理好。

为了将鹿场的生意局面打开，易北冰在互联网上打起了主意，他不断地在网上寻找合作伙伴，推销产品，并凭借银行抵押贷款，办起了一家保健品厂，使养殖、加工、生产与销售成为了一条龙，提升了产品附加值，鹿场的效益连年增加，四年后，易北冰已成为和柴老板平起平坐的股东。他在江汉市郊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盖起两层小

别墅，将家从一间小居室移到了新居，生活美满而幸福。

家里的钱已经够用了，但蓝梅仍是喜欢每日到学校去教书。她喜欢那种授道、解惑，看着自己教育的学生，步步发展成才的满足感。她喜欢做教师。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十年，直至表弟王劲的出现。

易北冰在外十年，中间回过几趟家，每次回家时舅母都会恳求他帮着找王劲回来，说他朋友多、关系广，说王劲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没有事了。看着舅母日渐苍老、悲伤的眼睛，易北冰也是一口一个答应。但人海茫茫，到哪去寻找啊！

想起王劲，易北冰心里无时不充满着深深的痛惜与不争，王劲是自己的表弟，又是小时的玩伴，与自己喜欢读书、性格内敛不同，王劲性格活跃，精力充沛，又很机灵，他上了大学，王劲则参军入了伍，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在十年前，王劲酒后失手打死一名痞子，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踏上了逃亡路，从此下落不明，不知所踪，他的人生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对王劲的牵挂日益迫切，没承想这种牵肠挂肚的思念，在一次平常的商业应酬中终于画上了句号，变成了久别重逢的震惊与狂喜。

一天，江汉市的一个大老板马通红向易北冰购买上等的鹿茸、新鲜的鹿血，易北冰让他得偿所愿。马老板为了表示谢意，打电话请易北冰到江汉市五星级的银格大酒店吃饭，易北冰答应了，和妻子蓝梅如约在晚上七点到了预定的包厢。女儿易杨上小学一年级，有些怕生，这样的场合，易北冰夫妇一直是不让她来的，在家有保姆照顾。

进了包厢，马老板起身来迎，易北冰却看见了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顿时愣住了。这个人英气勃发，皮肤黝黑，脸上的轮廓较为刚硬，目光透出敏锐的寒光，让人心底发毛。那人也看见了易北冰，怔了一下，慢慢站了起来，眼里的寒光不见了，惊讶之余，张口大喊了一声，甩开眼前的凳子，跨前两步，双臂像铁钳一样紧紧抱住了易北冰，双手阵阵颤抖。

“王劲，是你吗？”

“哥，是我！我是王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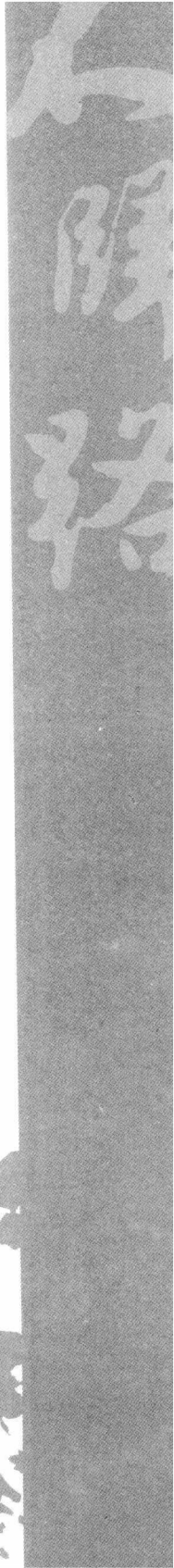
易北冰把王劲紧紧地抱住，又撒开手，两人相对着大笑，眼里不由都有了泪花。

得知自己请来的易老板和王劲是表兄弟后，马老板哈哈大笑，“原来你们俩是一家人哪！都说人生难得他乡遇故知，今天我让你两兄弟再次相聚，易老板，你可怎么谢我？”

易北冰感动之余，说：“表弟，你们俩是怎么坐到一起的？今天这一桌，算我的，马老板，我要感谢你啊，谢谢你！哈哈！”

王劲说：“哥，等会儿再说吧，我们今天这样高兴，那就只说高兴的事，服务员，上菜！”

第二章 黑白之分



中缅交界的原始森林里，王劲有如一个鬼魅，头顶着顺手编成的草帽，两三个起落，从树上摘下来一个椰子，用匕首刺开，贪婪地吮吸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每跑远一步，他就觉得与死神远离了一步。三年的特种部队生涯，让他知道了金三角，知道了中缅交界的原始丛林，更教会了他常人难以理解的生存本领。从案发至今，已经快半年了，他身上没有分文，却一路南下，穿越了无数座山峰与河流，无数个村庄与小镇，日伏夜行，风餐露宿，从中国的腹地，一路潜逃到了西南边境，现在他是丛林的主人，他已不同以往。他由衷地感谢那三年的特种部队生涯，不然，他可能早就被押赴刑场了。

变故起于一次同学聚会。王劲的父亲在一家老国企工作，工伤致残，少了一条腿，早早病退回家休息。王劲得到厂里的照顾，争取到了一个当兵的名额，厂里承诺，王劲退伍后可以接他爸的班回厂里工作。但就在他退伍后回厂里工作的一个月后，几个初中同学请他在一个小餐馆吃饭。吃饭间，一个同学与邻桌一个痞子模样的中年人发生冲突，那人看是几个小毛孩，提起一瓶啤酒，咕嘟嘟喝下去大半，将剩下的半瓶，狠狠地砸在他们几人的餐桌上，杯盘满地，油水四溅，张口污言秽语，王劲上去好言相劝，不料那人喝多了，一口唾沫吐在王劲额头上，稀拉拉往下流。王劲看他满嘴酒气，便强按怒火，不再较劲，回身想走时，那人以为得逞，一把又拽住王劲衣领，捏住他脖子。王劲刚当兵回来，身体消瘦，但这样的身体给了那醉汉致命的判断，错误酿成了。王劲回身一个斜劈，掌如刀，那中年男子闷哼一声，顺势扑倒在地。服务员、老板都慌了，同学们也是乱作一团，急急忙忙打急救电话将人送到医院抢救。

但等送到医院后，那人却因抢救无效死亡。情急之下，王劲当晚便开始了十年的逃亡生涯。

王劲向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一路狂奔，风吹干了他脸上的泪，树枝划破了身上的衣服，心里似在流血：老来无靠的父母，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们的恩情了。无人处，喉咙里压抑的吼叫，令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像要喷涌而出，浑身紧得像块石头，在荒山野岭间疾驰。

他不知道的是，他打死的那人生前不仅赌博，而且还吸毒，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有一次毒瘾发作，将规劝他的老母亲推倒在地，头碰在桌角，不治而亡。

案发当晚，当死者的老父亲和妻子知悉后，连说是报应，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两天，王劲的父母东挪西凑了二万元钱，送给了死者家属，感谢他们高抬贵手。并且每到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死者家属，给其遗留下的一个八岁小女孩买吃买穿，

负担了所有的上学费用。

.....

王劲不知逃向哪里。不觉中，他向着无数次向往的神秘丛林而去，在部队训练时，教官无数次以前辈丛林战的英雄事迹教导他们，启发他们，让他充满了无尽的想象，期望哪年哪月，他也能背负光荣使命，深入那片遥远的丛林，披荆斩棘，大显身手。现在，无处可去了，心中深藏的梦想，似那远方的召唤，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南而去。

三个月后，王劲逃到了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县城，盘县。这时的他已不像当初那样惶恐，随着时间的流逝，心中的恐惧渐渐地淡了下去，经过一番乔装改扮，再加上几个月的颠沛流离，他觉得自己的面貌变了，在一些看来很偏僻的地方，甚至不再惧怕有人会认出他来。唯一让他操心的，就是怎样填饱肚子。一路上，他赖以充饥的不是树上的野果，就是田地里的蔬菜，挨到天黑时溜进村庄偷点干粮。每到这时，他就无比感激农民的淳朴与善良，在城市里，每家每户都是铁门铁窗，防范严密。而农村不一样，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进过好多人家，都是门户大开，家中无人，厨房中的食物任他取食。有几次让农民大妈发现了，也只是把他当做可怜的乞丐，呵斥一两声后，不仅不赶走，反而还端来更好的饭菜给他。稀里哗啦往肚子里倒的时候，往往伴着他咸咸的泪水。说两声发自肺腑的感谢后，继续踏上行程。月当头顶，山野无人，知名不知名的虫鸣声此起彼伏，山沟深深，林草密密。他时时汗流浹背，歇息过后，又是全身冰凉，入秋了，他要尽快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夜行惯了，练就了他一双敏锐的目光。一天晚上，在盘县县城边的一堵围墙上，他看见一个身影一晃不见了，凭直觉，知道碰见了飞贼。身上没有一分钱，王劲想，何不来个黑吃黑，找两个钱花？他偷偷躲在暗处，过了小半个钟头，从墙里爬上来一个人，坐在墙头，从里面接上东西，丢在围墙外面，接连着丢了几次，又从里面拉上来一个人，两个人跳下墙头，用蛇皮袋子装了，向偏僻处走去。王劲偷偷跟在后面，等走到一处树林中时，喝了一声“两位，站住！”

“谁？”那两人惊诧之余，“刷”，各抽出一把长刀，转身对着王劲。

“别紧张，我不是抓你们的，只是路过，不巧看到你们，身上没钱了，想跟你们借俩钱花。”那两人看着王劲，对视着笑了声：“奶奶的，今天撞见鬼了，从来是我们抢人，没碰见人抢我们的。不想死的话，赶紧滚！不然你小命不保！”

“别！我只是路过这里，身上没钱了，就跟你们借俩钱花。反正你们的钱也是来路不正，大方点嘛！”

“你小子找死！”其中一个提起砍刀，向王劲冲过来。王劲不等他靠近，突然一个箭步冲他怀里，双手抓住那人握刀的手，转身后背顶住，双臂使劲前拉，将一个胖胖的身体，从半空中扔了出去。随着一声闷吭，那人的身躯重重地摔在林间空地上。

“刘飞，你怎么样？”另一个慌忙之下，冲口叫出了同伴姓名，跑近身去查看。“嘘”，摔倒在地的男子长出一口气：“真是碰见高人了，我没事，岔气了。”

“我来！”另一人咬了咬牙，盯着王劲看了两眼，右手提刀，向王劲走来。走到距

离两米处，大吼一声，持刀横掠着向王劲胸口砍杀过来。王劲失魂落魄了几个月，正没地方撒气，现在碰上这两个毛贼，也该他们倒霉。他看准来势，飞起右脚，踢中了那人持刀的手腕，苦痛之下，刀脱手而出。王劲紧赶一步，一脚踢在那人小腹处，那人一声惨叫，连着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抱住肚子呻吟起来。

刘飞两步跑到王劲跟前，双手作揖急说道，“大哥大哥！放我们一马，我们给你钱，别打了！别打了！”

王劲想只是两个偷东西的毛贼，不想再动干戈，怕再惹出事端来。

“行了！去看看你朋友。”

“谢谢大哥！”

王劲也过去看，没有大碍，刘飞在他朋友肚子上揉了一会儿就不疼了，靠着树干坐在地上。

“大哥，你是哪里人，我们兄弟俩在这方圆百里，还没有人敢和我们对着干，也从没碰到过对手，今天却栽在你的手下。”刘飞说。

“刘飞，别再问了。”另一个对王劲说：“这位朋友，你要钱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有多少给多少。你说你是经过这，要去哪？能给我们说吗？如不急的话，请你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我们想交你这个朋友。”

“离这远不远？”王劲沉吟了一下问道。他想反正无处可去，晚上有个落脚的地方也好，看这两人还算有点气概。

“不远，离这也就五里地远，我们的车就在前面不远处停着。”刘飞说。

“行！”王劲随二人找到了藏在路边岔道里的车。开上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县城外一处私人旅馆。已经凌晨三点多钟了，放好车，又给王劲开了一间单间，安顿着睡下。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快十点钟了，王劲才不情愿地起床。几个月来他太累了，从来没睡过好觉，连床铺都没沾过。以前从没觉得，四肢舒展、酣畅大睡是这样的惬意。出门找刘飞二人时，店老板说二人一早就出去了，让他在店里等他们，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临走时还留下了一百元钱，让他买早饭吃。王劲心里乐呵，乖乖的，这还不错。拿上钱，信步走到邻近一家饭馆，拣现成好吃的，一阵狼吞虎咽。回到店里时，二人已在等他。一见他面，就拉他上了车，向西南方向开去。

“大哥，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不能久待。你要去哪？我们送你一程。”刘飞边开车，边对王劲说。

“我也不知道去哪。”王劲反问：“你们是本地人吗？不知这位怎么称呼？”

“我叫张强生，和刘飞是同乡，陕西宝鸡人。”另一人说道。

“昨晚在树林里，你俩声称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没对手，我还以为你们是本地人。”

“哈哈哈哈！那是咋呼你呢！我们听见你是过路人，才这样说。说实话吧，我们兄弟二人四海为家，走到哪，吃到哪，漂泊不定，听你说也不知去哪，难道也和我们一样四处漂泊？”刘飞性格开朗，已经显得很熟了。

张强生道：“大哥，不行跟我们一起吧，你这样的好身手，不愁没有好前程，我们三人一起，正好大干一番！”

王劲没有吭声。他从心灵深处是不屑于与这种人为伍的，在往常，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二人制服，交给公安机关。但现在他自身难保，和二人相比，他的罪过还要更大一些。他杀了人啊！每想起自己犯下这样一桩案件，他就头顶发麻，浑身颤栗。刚退伍回家，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便急忙踏上逃亡路，从此亡命天涯，真是悔恨难当！有时他也想投案自首，但想起高高的铁墙，密布的高压电线，以及一二十年不敢想象的苦难日子，他就坚定了逃亡的步伐，人生百年，他不能就这样认命了。有时他也后悔那晚不该出手，他并没有使全力啊，怎么就那么不禁打，一下就死了呢？可能这就是命吧！

认了！

刘飞看他还不吭声，递过来一支烟。“大哥，怎么样？”

王劲心里琢磨，自己一人太孤单了，和二人一起，至少有个照应，看他二人有些钱，又有辆车，总比自己的处境好。不如暂时和他们一起吧。心中打定了主意。

“行！我在老家犯了点事，回不去了，以后我们三人就结伴同行！”王劲深深吐了口烟。

“好，好！”刘飞连声说好。

张强生心里盘算，有这么一个强手在旁，以后就有过不完的逍遥日子。

谈话间，车穿山越岭，来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已是午后，虽是初秋，但闷热的天气仍旧让人烦闷不已，三人找了间外观像点样的招待所，住了进去。

洗漱之后，三人在镇上找了一家餐厅吃饭。刘飞、张强生二人，摆下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盛情招待王劲，同时也是庆祝王劲的加盟。

吃着可口的饭菜，喝着冰爽的啤酒，王劲几个月来灰暗的心情一扫而光，他虽不善言谈，但也生性豪爽，一杯杯喝着二人的敬酒。不一会儿就酒足饭饱。看年龄，二人都二十六七岁，比自己大一点，但一口一个大哥，叫得他也心中很美，他知道，二人是尊敬他的身手，他也就接受了二人的尊敬。

他判断出二人不是善类，用专业术语说就是流窜犯，但没想到的是，自己却与他们称兄道弟，推杯送盏。相处了大半天的时间，王劲甚至觉得他们直爽得可爱，很仗义。

午睡之后，刘飞、张强生二人来到王劲的房间，他们是来和他商量事情的。来之前，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王劲此人年龄虽小，但身手了得，又性格沉稳，是个能拿住事的人，他们决定尊王劲为大哥，听他差遣。

“大哥，我们和你商量个事，你看成不成？”刘飞坐在沙发里对王劲说。

“说说看。”与二人刚认识，王劲有些谨慎。

“是这样的”，张强生在一旁说：“我俩一周前，在盘县县城内转悠时，发现一个卖黄金首饰的金铺快要被盗了。”

王劲一下来了兴趣：“咋回事？说清楚些。”